

花架偏安

■ 校友 黃信恩醫師

- 本校醫學系畢業
- 作品：游牧醫師、體膚小事

「我們約東側花架。」

初進高醫，因一場迎新，我得知一個地理彙。

那時我不知花架在哪。很快地便知校園東側有兩口，一口是宿舍外的東側門，一口是東側花架。

初次的東側花架在傍晚下課時分。印象中機車頻頻熄火、發動，載承各方課後故事。沒被載走的，或載人走的，無所謂，原地前行，日子照過。

首先是秋田。我大概是老主顧。從吐司、蛋餅、漢堡，到炒飯、燴飯、鍋燒、冷飲，從朝食、午茶到夜飯，我的舌尖都經歷過。秋田無專用點餐紙，只有櫃台前一疊回收後切割的紙張，供顧客在紙背寫下餐點。

我最常點炒飯。什錦是招牌，其他還有雞肉、蝦仁、培根、鮪魚、牛肉等多樣可炒。飯吃膩了，沒關係，可炒意麵、泡麵、烏龍，「炒什麼都可以，隨你變化。」我始終記得，有次提出炒意麵需求，老闆娘這樣說。

秋田對街是澎湖自助餐。那是一幢有年代的屋樓。菜色如今已淡忘，記取的是二樓用餐間，地磚、窗欄、格局，中古氣味裡帶著懷舊。我常想，這裡曾是此家族誰的起居之所呢？如今搖身一變，路人僭越廳堂，成為食客。

續往前，山東街口，右轉是老夫子排骨飯，左前是德國麵。若早晨來，右前會是大港飯糰，自述始於民國48年。老店魅力大，常可見人龍，算是東側花架外少數讓外人知曉的食攤。

愈往前，景象愈自宅。兩側尋常人家，偶然可見學生套房出租，不然就是簡單賣起吃來。這段路，首推「好媽媽」。這間平價餐館，客源幾乎來自高醫。午飯時，彼一桌，此一桌，學生以群的方式據滿店內邊邊角角。也唯有此時，讓身處160人班級的我，更清晰看見班上微細劃分的小團體。

而讓我最想復嚐的是更遠處，孝順街上的阿發排骨乾麵。排骨裹粉，酥炸後咬來帶點甜。乾麵淋上醬汁，配著榨菜、肉燥、小白菜、豆芽菜。簡單滋味足，若感到口渴，別愁，店內紅茶免費暢飲。

那時，這片以自忠街為主幹的版域，店面幾乎自家自營，甚少連鎖店。它稱不上商圈，有些食店還會隨學期始末開火或關爐，甚至營



▲ 東側花架。當高醫人談論東側花架，意不在花架，而是一個出入口。

業周一至周五。彷彿是校園的延伸，按高醫行事曆度日，只為高醫人的胃袋，一種高醫廚房的概念。

不只食事，還有洗衣店與複印館。幾乎任何與輸出列印有關的事，都在這版域裡琳琳印出。益明，大概是最親民的。老闆總是氣魄江河，賺錢與否都不重要了。

「印1張5角算你，50張4角，100張3角。」

我心一驚。心想會不會賠錢啊？還是老闆那天心情好。

花架以外，自律自行，偏安東隅，小小的安居樂業，小小的太平。我未曾想過，它就這樣伴我大學數年，特別是午飯時間。原因很簡單，離校舍近。一小時多的午休，信步，候餐，舉箸，開話閑，不慌不忙，恰到好處。

相較南側十全路、西緣自由路、北邊同盟路等大器門口，小而舊的東側花架，是我出入校園最頻之處。東側畢竟是高醫較不外顯的線段，因隱蔽而顯自家，或者說，較KMU。

「東側花架見！」這話自然是高醫人的。

然而花架約定終究是學生時的事。五年級進臨床後，醫院在校地西南側，日常漸漸形成以西南側為主的生活圈。

一東一西，校園與臨床，是我高醫歲月的分野。

轉眼畢業至今已近十年。有時，聽見科內實習生，彼此討論午餐選擇，我會想起花架偏安的時光。

很簡單的日子一步出花架，事務擱一旁，嘴慾唯大，彷彿人生單單地只要想：中午吃什麼？儘管最後老是那幾間。(高)



▲ 阿發排骨乾麵